

青年 QINGNIAN
文摘 WENZHAI

时光绘

婚姻劫

Marriage
Calamity

水水水水
著

L O V E

百转千回·于爱情的甜蜜中走进婚姻
遍体鳞伤·于婚姻的残酷里打碎憧憬
空虚绝望·为我们渐行渐远的身体

婚姻是一座困住你我的围城
婚姻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

都市婚恋题材全新力作

《婚姻劫》

首度开拓婚姻生活中的全新话题，

为您揭秘无性婚姻带给夫妻们不为人知的隐秘苦恼

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是否真的存在？

相爱的激情在岁月中退却，该拿什么来维系两个人的羁绊？

无性婚姻，注定是一场劫难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婚姻劫

The Marriage Calamity

淼淼◎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婚姻劫 / 森森著. — 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2.3

ISBN 978-7-5153-0559-2

I. ①婚… II. ①森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17289 号

婚姻劫

作 者 森 森
责任编辑 侯庚洋
策划编辑 一 航
文字编辑 吕 晶
视觉指导 李俏丹
版式设计 谢 滨

出 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
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
邮政编码 100708
网 址 www.cyp.com.cn
发 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电 话 (010) 57350370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
规 格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· 1/16
字 数 170 千字
印 张 13
版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53-0559-2
定 价 19.8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
联系电话 (010) 57350337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事出有因

你们结婚才多久啊，怎么就坐上无性婚姻的大篷车了？
这趟大篷车不是短线旅游，而是没有终点的环球旅行

001

第二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

是背叛老妈归顺老婆，还是牺牲老婆讨好老妈，是每个已婚男人过去、现在以及将来都不得不面临的选择，等他跟某个女人把爱做成深情厚谊之时，就是我退出历史舞台之日

017

第三章 太平不太平

婚姻就是两个女人无休止的战争，作为儿子和丈夫双重身份的男人，只是这场战争的无辜牺牲品而已

031

第四章 女人心，男人心

丈人是什么？古人造词真有学问，现在看来，丈夫丈夫，就是一丈以内是丈，超出一丈则是爱谁谁。鬼知道是个什么货色

040

第五章 风不平浪不静

这伤害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、有种被扒光衣服游街示众的感觉

047

第六章 新怨旧恼

老婆是什么？老婆就是为了奴役我而诞生的一个永无止境的剥削阶级，级排除掉这些不能的日子，一个月还剩下几天？汽车限行好歹只是分个单双号，我们都快赶上一年一度的牛郎织女鹊桥会了

063

第七章 推波助澜

别人都是攘外必先安内，你倒好，老婆扔到一边大旱三年，你雷锋一样跑到别的地方去灌溉。你真是大公无私，你就是新时代的楷模，你就是焦裕禄、孔繁森！感动中国人物没选你，是评委们瞎了眼睛，是全中国人民的损失

073

第八章 何处惹尘埃

夫妻之间，身体交流是必不可少的，身体一旦疏远，心灵也会随之南辕北辙；男人的出轨，有时就像吸毒，染上以后便很难戒掉。

088

第九章 人算不如天算

偶然出现的喜事，可以瞬间稀释积攒了很久的怨气。在喜和悲的对决中，由于人们对于喜的向往，悲便会很快一败涂地。三个女人用喉咙的小提琴、中提琴

第一章 事出有因

你们结婚才多久啊，怎么就坐上无性婚姻的大篷车了？这趟大篷车不是短线旅游，而是没有终点的环球旅行

001

第二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

是背叛老妈归顺老婆，还是牺牲老婆讨好老妈，是每个已婚男人过去、现在以及将来都不得不面临的选择，等他跟某个女人把爱做成深情厚谊之时，就是我退出历史舞台之日

017

第三章 太平不太平

婚姻就是两个女人无休止的战争，作为儿子和丈夫双重身份的男人，只是这场战争的无辜牺牲品而已

031

第四章 女人心，男人心

丈人是什么？古人造词真有学问，现在看来，丈丈丈丈，就是一丈以内是丈，超出一丈则是爱谁谁。鬼知道是个什么货色

040

第五章 风不平浪不静

这伤害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、有种被扒光衣服游街示众的感觉

047

第六章 新怨旧恼

老婆是什么？老婆就是为了奴役我而诞生的一个永无止境的剥削阶级，排除掉这些不能的日子，一个月还剩下几天？汽车限行好歹只是分个单双号，我们都快赶上一年一度的牛郎织女鹊桥会了

063

第七章 推波助澜

别人都是攘外必先安内，你倒好，老婆扔到一边大早一年，你雷锋一样跑到别的地方去灌溉。你真是大公无私，你就是新时代的楷模，你就是焦裕禄、孔繁森！感动中国人物没选你，是评委们瞎了眼睛，是全中国人民的损失

073

第一章 事出有因

他们结婚才多久啊，怎么就卡上无性婚姻的大篷车了
以趟大篷车不是短线旅行，而是没有终点的环球旅行

01

苏亚最近的心情真是糟糕透了。

婆婆频频在饭桌上有意无意地说起生孩子的事情。苏亚就没好气地望向老公周冲。周冲装着看不见也听不见，把脑袋整个地探进碗里，嘴巴还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，或是呼噜呼噜地喝汤。苏亚只好闷头吃饭，不作反应。

可是，婆婆并不想息事宁人。最初，只是无限羡慕地说起老李家的大胖孙子，唾沫横飞地描述那孩子的可爱模样，顺使用眼角斜扫苏亚的脸，试探她的反应。后来，见这般的描述并不能让苏亚的肚子如他们希望的那般高高隆起，索性明目张胆地提要求：“我说，你们两个，是不是该考虑要个孩子了？你看我们以前的同事，还有现在的邻居老李，跟我们岁数都差不多，可是人家的孙子都上幼儿园了，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让我和你爸也荣升爷爷奶奶？”

苏亚无言以对，只能缄默。

她比任何人，都渴望有一个孩子。每当看到同学、朋友的宝宝，总要忍不住逗弄一番。看到小孩嫩嫩的笑脸，心底充盈的母性便大肆喷发。

可是，生孩子于她，实在是件可望不可即的事情。很多人都羡慕她有个人高马大帅气阳刚的老公。可是，却没有几个人知道，结婚三年，他们已经有两年多没有夫妻

第一章 事出有因

他们结婚才多久啊，怎么就步上无性婚姻的大道了
以趟大床车不是短线旅行，而是没有终点的环球旅行

01

苏亚最近的心情真是糟糕透了。

婆婆频频在饭桌上有意无意地说起生孩子的事情。苏亚就没好气地望向老公周冲。周冲装着看不见也听不见，把脑袋整个地探进碗里，嘴巴还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，或是呼噜呼噜地喝汤。苏亚只好闷头吃饭，不作反应。

可是，婆婆并不想息事宁人。最初，只是无限羡慕地说起老李家的大胖孙子，唾沫横飞地描述那孩子的可爱模样，顺使用眼角斜扫苏亚的脸，试探她的反应。后来，见这般的描述并不能让苏亚的肚子如他们希望的那般高高隆起，索性明目张胆地提要求：“我说，你们两个，是不是该考虑要个孩子了？你看我们以前的同事，还有现在的邻居老李，跟我们岁数都差不多，可是人家的孙子都上幼儿园了，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让我和你爸也荣升爷爷奶奶？”

苏亚无言以对，只能缄默。

她比任何人，都渴望有一个孩子。每当看到同学、朋友的宝宝，总要忍不住逗弄一番。看到小孩嫩嫩的笑脸，心底充盈的母性便大肆喷发。

可是，生孩子于她，实在是件可望不可即的事情。很多人都羡慕她有个人高马大帅气阳刚的老公。可是，却没有几个人知道，结婚三年，他们已经有两年多没有夫妻

免费的现场直播；二来，她分不清周冲爱的，究竟是她，还是她的身体。对于其一，周冲倒是不以为然：“我们是要结婚的，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才叫耍流氓，我们这种，只是迫于现实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，谁让房子那么贵，害得处在生理高峰期的青年男女只能当流动大军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。”对于其二，周冲的回答很坦荡：“我当然是先爱你，然后才爱你的身体。否则马路上有那么多女人，我为什么只对你有兴趣？”对于周冲磅礴的热情，那时的苏亚还有点不胜其烦。

可是，如今，她是多么怀念当年的周冲，那个强壮的周冲。

苏亚和周冲的相识，颇有一点戏剧性。

同事的孩子在学跆拳道，某天没空去接，把这事托付给了苏亚。苏亚到了跆拳道馆，看到了同事的孩子，也看到了在成人区练习的周冲。周冲正好回头，也看到了她。两人眼神对接，刹那间电光火石。

周冲走过来，对她笑笑：“你好。”苏亚脸有点发烫，腼腆地说：“你好。”同事的孩子扯她的衣服：“小苏阿姨，你带我去吃麦当劳好不好？”

周冲惊诧：“我还以为这是你儿子。”

苏亚嗔怒：“我看上去有那么老吗？”

周冲说：“一般到这接孩子的都是父母，我还想，这个孩子真幸福，妈妈年轻得像姐姐一样。”

苏亚脸上飘出一朵红云。

周冲边往里走边喊：“等我一会儿，我换完衣服跟你们一起去。”

偶然的一次邂逅，周冲对苏亚一见倾心，从此无法自拔，展开了疯狂的追求。

周冲在一家外企做销售，外表不错，收入尚可。但是，经过多年的月光生涯，存款却是寥寥无几。

两年多的热恋，两人在城市两端流窜，在两人分别占据二分之一的土地上，偷鸡摸狗一般，既要控制时间，还要竖起耳朵聆听周围的动静，顺带着周冲需要再腾出只手捂住苏亚的嘴，以免她过于销魂的声音被狗仔队们听到……

春天的远都，沙尘漫天，到处都是飞沙走石。那时周冲还没买车，赶公交倒地地铁顶土带沙赶到苏亚宿舍，大汗淋漓地谢幕以后，苏亚吃惊地在床单上发现了厚厚一层沙粒。再拨弄一下周冲的头发，又抖出不少，苏亚笑着说：“远都人民真幸福，每天都可以收受一点老天爷的馈赠，再这么下去，谁还需要买房子，用这些沙子自己盖好了。”

可以说，两人结婚前的性爱史，就是一部沾血带泪的革命史。以至于，当苏亚看

到地雷战地道战等影片，就想起她和周冲在和平年代里演绎的那段不平静人生。没有硝烟，没有大炮，却也是惊险重重。

苏亚的室友家在临市，周末偶尔回家。周六晚上，苏亚和周冲在宿舍等到十一点，也不见室友回来，给她打电话，一直关机。周冲心急火燎地把门反锁，展开肉搏。待二人风波渐平，在被窝里柳条重缠，莺语太叮咛。外面的敲门声突然急促响起，伴随着室友焦急的声音：“苏亚，苏亚，你睡了吗？快开门，我要上厕所。”

两人惊慌失措，赤条条从被子里爬出来，寻找扔在四面八方的衣裤。周冲兴起时，不知把内裤抛却在何方，不得不直接套上外裤。苏亚手忙脚乱，把毛衣胸前的小新，背在了后背上。室友敲门声愈响，苏亚一边答应一边准备去开门，忽然间发现地上还躺着一堆处理收尾工作的卫生纸，赶忙一团团收起来，塞进桌子上的背包里。

按下门边的电灯开关，顺手开门，室友闯进来，一脚踩上一软绵绵的不明物体。室友大叫：“天哪，我踩到什么？是不是老鼠？”两人一起低头，不是老鼠，却是刚才搜寻许久而不得的周冲的内裤。室友看到了衣服穿反的苏亚，又看到了站在一边一脸尴尬衣冠不整的周冲，慌慌张张往外退，还不迭地道歉，仿佛被人撞破奸情的不是苏亚，而是她。

还有一次，苏亚和周冲情到深处，忘记关周冲的房间门。周冲的同屋踢完球，大汗淋漓地到家，亲眼目睹了苏亚和周冲的战斗场面。两人过于投入，直到变换姿势，才看到大脑短路呆在原地的同屋。三人同时呆立。

春光乍泄，终于进行了首轮现场直播。周冲反应过来，一把掀起被子，盖在苏亚身上。同屋这才如梦初醒，“嗖”一下窜回自己房间。周冲光脚冲到门前，“砰”地一声关上门。

苏亚在被子里泪如雨下，大姑娘被人目睹这种场面，传出去可怎么见人？周冲抱着脑袋沉默了许久，做出一个开创新世纪的决定——买房结婚。

周冲用几顿大餐封住了同屋的嘴，接着“警告”吃人嘴短的同屋：“我告诉你，要是此事在江湖上泄露半点风声，我让你生不如死，死不见尸！”

苏亚自此再也没有驾临过周冲的那间屋子。

房是决定要买，可是钱却没有着落。两个人把所有的财产进行了统一划归，把他们存折以及卡上的钱，通通转移到一起，数目精确到圆角分。这才发现，他们可供支配的存款，真是惨不忍睹。那些零零碎碎的钞票，拎到售楼处，恐怕要被售楼小姐无情鄙视，用鼻孔送来一句话：“哎哟，这点钱，还好意思来买房，买个卫生间都不够！赶快拿回去，别在这寒碜人！”

一分钱难倒英雄汉，两人召开了几次内部会议，可惜的是，钱这东西，商量是商量不出来的，他们没有开办地下印钞厂的胆量和决心。所以，尽管商讨多次，购房款仍旧悬而未决。周冲不得不腆着脸请求父母支援。没料到，爸妈相当爽快，答应得痛快，行动得迅速。但是，有一个附加条件：房子，要写他爸妈的名字。

苏亚没有异议。房子由他们付款，写他们的名字无可厚非。周冲却很不好意思：“亚亚，我再跟我爸妈商量一下。”

苏亚拦住他：“没关系，只要我们能住就行。等到我们存够首付，再买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。”

周冲很感动，把她拥在怀里：“亚亚，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。”

这是一句使用频率相当高的动听誓言。只可惜，说它的人多半都不会考虑能否兑现。直到许多日子过去，苏亚回想起周冲的这句话，忍不住泪水涟涟。

一个星期后，周冲父母携带着存有巨款的银行卡，风尘仆仆赶到远都，在苏亚和周冲已经看好的三个楼盘中反复比较，敲定一处现房。周冲父母在主体部分已经竣工的小区里仔仔细细浏览了几遍，心满意足踏上了归途。

房子已经买好，接下来就是装修。不买房不知买房难，不装修不知装修累。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，跨越了千山万水，两人终于躺在了自己家的大床上。

周冲忘却了疲惫，苏亚忘却了劳累，他们在松软的床上，享受了第一次无拘无束无牵无挂不必提心吊胆不必偷偷摸摸的性爱。

完事后，周冲揽过苏亚的头，俯在她的耳边，轻轻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苏亚无限满足地说：“嗯，感觉好极了。”

02

幸福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。

苏亚和周冲的蜜月刚刚度完，就传来了周冲父母退休的消息。周冲的父母都是税务局的元老，一辈子奋战在保卫国家财产的一线，膝下只有周冲这么一个独子。两人退休，顿觉寂寞空虚，周冲母亲拍板，要与儿子儿媳共建和谐家园。

周冲父母并没有打算与周冲和苏亚商量共住的事情，而是直接进行了宣告。周冲握着电话一言不发，父母的性格他很了解，他们做的决定他向来没有异议权，只有严格履行的权利。

苏亚却不知道公婆说了什么，一步蹦到周冲背上：“老公，你怎么了？”

周冲没有如往日那样把她背起来，反而把她从背上环到怀里：“亚亚，告诉你一

件事。”

“说吧，什么事？”

“我爸妈……”周冲感觉很难，“他们想……搬来跟我们一起住。”

“哦，可以呀。没问题的。”她以为，公婆是思儿心切，想来住段时间。

周冲知道苏亚没听明白自己的话，艰难地往下说：“他们，可能要一直住在这里。”

苏亚像安了弹簧一样弹起来：“什么？一直？一直就是永远？”

周冲不敢看苏亚，点头。

苏亚一头栽倒在床上：“苍天啊，大地啊，上帝以及老天爷啊，多可怕的事情，婆媳天生是冤家，我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？！”

周冲父母雷厉风行，第一指示下发没两天，第二指示立刻接踵而至——下周日，他们就要到了。

苏亚的苦瓜脸一直阴沉到周冲父母大驾光临。她心里的忐忑，周冲非常理解。他心里一万个不愿意，却还要不断地安抚苏亚：“没事的，我爸妈很好相处的，你别担心。”

苏亚的声音里夹着哭腔：“我真没想到还要跟你爸妈住在一起，我跟我爸妈住久了，都处处矛盾。跟你爸妈，那还不得针尖对麦芒？你妈会不会让我早请示晚汇报，会不会我买件衣服还要先打个报告？会不会处处与我为敌？”

周冲两手一摊：“还能怎么办？他们已经买好机票，要不，我们自己买房子单过。”

“买房子？现在房子那么贵，我们哪里买得起啊？有没有十平米的房子，我们先买一间住住。万恶的开发商，大面积的房子随处可见，小面积的却是凤毛麟角，难道非要看到大马路上睡满无家可归的难民，他们才会动点怜悯之心吗？”房子，是很多人心中的痛，这其中，必须算上苏亚。每当提到房子，她就两眼喷火，咬牙切齿，恨不能立刻打土豪，分田地。

周冲父母并不知道周冲和苏亚的不乐意，或者说，他们并不关心周冲和苏亚是否乐意。总之，两位老人家准时准点到达机场，居然赶上了万分之一的守时航班。

公婆的出现，破坏了苏亚对婚姻生活的美好希冀。

周冲母亲是个非常强势的人，也许是常年位居领导岗位的缘故，她习惯了对所有人发号施令。大到工作、前程，小到穿衣、吃饭，一切的一切都要服从她的命令和指挥。公公的官做得比婆婆大，然而，几十年的婚姻生活已经让他养成了唯老婆命是从的习惯。在家里，周冲母亲是总司令，父亲则是司令员的勤务兵。

可是，苏亚不习惯。她是独女，从小也是父母的心肝宝贝，说一不二。工作把她的钝角打磨平整，让她从前的骄纵慢慢消失。但是，是人总会有脾气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当木偶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习惯于当木偶。苏亚和婆婆的战争，箭在弦上，一

触即发。

周冲可怜巴巴地充当和事老。回到两人的卧室，他又装老虎扮大象讨她欢心，还给苏亚表演祖传绝技——大石碎胸脯，并不时地买各种小礼物贿赂她。看在老公的面子上，苏亚把不满埋在心里。

周冲母亲住了一段时间，发现周冲面色泛黄眼圈发黑，果断地得出一个结论：房事过度。她开始每天给周冲煲各种滋补药膳，强迫他喝下。周冲苦不堪言，却只能遵从母命。二十几年，他已经和父亲一起，默许母亲的种种不合理不常规举动。

靓汤喝了很多，周冲却依然脸色蜡黄精力不济。他的工作压力很大，常常加班到很晚。婆婆却坚定地认为，这是因为小夫妻开闸泄洪，不懂节制，以致儿子肾虚体弱。她旁敲侧击地提醒苏亚：这种事情不要太频繁，否则伤害男人身体。

苏亚想想也有道理，杂志上也是如此说法。虽然对婆婆干涉他们生活的喜好并不满意，但是鉴于出发点并无恶意，她接受了婆婆的明示和暗示，郑重地通知周冲，一三五高挂免战牌，二四六视情况而定，至于周日，是属于全天下劳动人民的休息日，自然也要休战。周冲应允，却总在夜半时分忘记承诺。苏亚可没忘，数次击退了周冲的进攻。

周冲母亲有了晚睡的习惯，每天都在客厅里看很长很长的肥皂剧，不到凌晨不肯回卧室，还故意弄出很大的响声，不是咳嗽，就是踱步，电视声音也是忽大忽小，以此提醒房内的二人。某日苏亚在睡梦中被一阵夜半歌声惊醒，拿表一看，午夜三点多。顿时头皮发麻汗毛直竖，仔细一听，歌声源自客厅。出去一看，婆婆靠在沙发上睡得正香，电视自顾自地唱着小曲。苏亚叫醒婆婆，婆婆这才打着哈欠关掉电视回房。

苏亚悄悄地问老公：“你妈是不是年轻时受过什么训练？这么专业。”

“一边去，妈是为咱们好。”

“拉倒吧，她是为你好，生怕我把你榨干。”

周冲爬到苏亚身上：“榨干？我有那么容易被榨干？你要不要试试？”

“下去，下去。没听到慈禧在嗑瓜子啊。”苏亚偷偷地称婆婆为“慈禧”，当然，是小两口关上门后的私房话。

周冲不解地问：“我妈说的话有道理吗？年纪轻轻的就禁欲，有那必要吗？”

“你妈说有道理，就有道理。不然，你还敢反抗你妈不成？我看你跟你爸，见到你妈也就是一副老鼠见了猫的样子，喘气恨不得夹着鼻子，走路恨不得蹭着墙皮。”

“唉，没办法呀。慈禧这名头用她头上一点都不过分。你不知道，小时候，同学到家里找我玩，玩过一次之后，绝不会第二次登门。”

“为什么呀？”

“他们说像进了公安局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。”苏亚小声地笑得前仰后合。

熬了半个多月，苏亚终于被周冲攻陷。久旱逢甘露，夫妻俩忘乎所以，忘了锁门。

婆婆不知什么时候听到响动，冲进来，怒目而视，接着开灯，掀开被子，把纠缠在一起的两人强行分开。

周冲和苏亚，不知何故，眼睛一时适应不了灯光，半闭着眼睛，裸身坐在床上。等到从黑暗回到光下，才看到周冲妈站在床前，一手拎着被子，一手抓着周冲。

苏亚赶忙拿过枕头护住身体。周冲对着母亲咆哮：“妈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”

周冲妈振振有词：“我这是为你好，你也不看看，你都虚成什么样了？每天都要起夜好几次，你从小到大，什么时候有起夜的习惯？”

周冲接着喊：“妈，你管的是不是也太多了？！我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，你赶快出去，出去！”

周冲妈这才觉得不妥，关门，还不忘贴在门上说一句：“你们要注意，年轻时候不注意，中年以后很麻烦。”

周冲第一次对着母亲发火，爬起来，飞起一脚踢向房门。

两人都很沮丧。周冲直勾勾地躺了很久，转过身搂住苏亚：“亚亚，对不起。”

苏亚拍拍老公的脸：“没关系的。以后，我们记得锁门。”

周冲果真遇到麻烦。不过，不是中年以后，而是那晚之后。

自从被周冲妈惊扰，两人有很长一段时间对此事提不起兴趣。苏亚每晚都要反复检查门锁。锁好，打开，再锁上。要折腾很多次，才算放心。某一天的半夜，她突然爬起来，越过周冲，摸索着穿好拖鞋，接着冲向房门，推拉几次后，才迷迷糊糊爬上床。周冲不知道她是没睡，还是潜意识里的梦游，没敢叫她，直到她发出均匀的鼾声，才确定她已睡着。周冲这才回头紧张地看看苏亚的脸，睫毛低垂，睡态安详，他悬起的心这才算落地。

周冲对苏亚充满歉意，他知道妈妈的专断给苏亚的心灵造成很大的刺激，却不知如何才能开导她。同时，他也很怕妈妈再次发动突然袭击，安分地过了一段和尚的素食生活。

周冲妈可能觉得那天的行为很过分，不再给周冲煲汤，并且对着苏亚赔小心，连说话的语气都温和了许多。

苏亚想，也许婆婆真的担心儿子的身体，对于吃过的盐比她吃过的饭还多的婆婆，她尽力保留一点敬意，慢慢尝试不再纠结那晚的事情。

等到阴云渐渐从每个人头顶散开，苏亚和周冲终于有了共赴云雨的兴致。站在山

腰勇攀高峰的当口，苏亚却感觉门外有双眼睛盯着自己，她一把推开周冲，跳到地上检查门锁。门锁得很结实，客厅也空无一人。虚惊一场，苏亚觉得自己有点神经过敏。

等苏亚重新上床，那厢周冲已经从山腰回到山脚，郁郁寡欢地用手遮住眼睛。

苏亚感到很抱歉，连忙解释：“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是怕门没锁好。”

周冲淡淡地说：“我知道，这不怪你。”

这次中途失利之后，又是很长时间的断粮。苏亚感到很苦恼，偷偷把这事告诉了最好的朋友陈瑾。陈瑾是她同事，两人无话不谈。

作为一个饱经丈夫冷暴力摧残的女人，陈瑾听到苏亚的诉苦，大吃一惊：“你们……你们怎么也会……”

苏亚只能苦笑：“是啊，以前我还劝你，现在我们算是同是天涯沦落人了。唉。”

陈瑾叹气：“你们跟我们不一样，你们这只是暂时的，还可以调剂。而我们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现实，除了接受，别无他法。”

两个女人面对面的唉声叹气，互相慰藉。

03

近来案件不少。苏亚对着一堆案卷感慨：“如今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真快，看看这案子，真是芝麻开花年年多。”

书记员小张忙着整理庭审笔录：“这就叫公民意识的觉醒，说明中国正在进入法制社会。走吧，到点了，开庭去。”苏亚看看卷宗：“哦，不公开审理。”

一个膀大腰圆的黑汉坐在原告席，旁若无人地抖动着双腿，脖子上挂着根明晃晃粗溜溜的少年闰土式金“项圈”，左手手指上戴着三个戒指，个个彰显着不菲的价格。

黑汉坐在椅子上，鼻孔朝天：“我和我老婆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性生活，我再也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了。”黑汉鸟门洞开，露出里面的红色不明衣物，苏亚嫌恶的看他一眼。

黑汉的老婆小声啜泣，哭泣使得她的发言断断续续：“我生孩子的时候家里很穷，月子没做完就要下地干活。后来就得了妇科病，也没钱治，越拖越厉害，房事非常疼，还经常会有一些怪味。他嫌弃我，就再也没碰过我。”

苏亚心里对黑汉充满鄙视，脸上还要装作面无表情。黑汉满不在乎地说：“现在人人都在追求生活质量，性生活就是衡量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。”

黑汉的老婆用手捂住脸，哭着说：“他外面的女人怀孕了，逼着他离婚。”苏亚同情地看一眼哭得撕心裂肺的黑汉老婆。

苏亚板着脸：“下面依法对你们进行调解。”

黑汉很不耐烦，暴跳如雷：“调解？为什么还要调解？真是麻烦，你们法院怎么搞的，简直是浪费纳税人的钱！”黑汉的新鲜词语真是不少，非常具有主人翁精神。

“请保持肃静，调解是必经程序，你必须遵守。”

开完庭，苏亚摇着头对同事说：“这都是些什么人呀！”

同事说：“现在不就这样？遍地都是陈世美，也难怪小姑娘们的眼睛只肯盯着绩优股。这男人嘛，穷困的时候找女人，只是为了完成人生的一个使命，顺便解决传宗接代的问题。等他们财大气粗再找金丝雀填补内心的空白，还要美其名曰：寻求真爱。一代代的陈世美算是让女人们警醒，现在是没有多少女人肯陪着穷男人一起荒废青春了。哎，你不知道那原告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，是谁？”

“著名的乳品大王李大海，报纸上常常出现的。”

苏亚恍然大悟：“哦，是他呀。难怪我看他眼熟，却想不起来。”

“就是他啦。听说情人一大堆，还有句座右铭：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”

“噢，这么知名？一把年纪还要踢掉糟糠妻，他也真够可以的。”

“现在多少小姑娘都以邓文迪为楷模呢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他那个老实本分的老婆，哪里是那些女人的对手？”

“你说那小情人怎么想的？自己也是女人，为什么不想想自己人老珠黄的时候？”

“唉，你怎么那么天真啊？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，那只是一句歌词。君不见，生活中，为难女人的，都是女人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换旧人。没看杨德昌和蔡琴，是杨德昌提出要保持柏拉图式的交流，不让感情掺入任何杂质，不能受到任何的衰败和束缚。结果呢，他跟小他十八岁的彭铠立热情洋溢地生了两个孩子，还说跟彭铠立在一起的时光才是生命中最快乐的几年。杨德昌对跟蔡琴婚姻的结论却是‘10年感情，一片空白’。好像这空白是蔡琴一手造成的一样。男人的因果关系总是颠倒的。不是因为先有因，后有果，而是根据现成果，反推出一个听上去冠冕堂皇的因。”

苏亚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：“你怎么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，好像受苦受难的劳动妇女的官方发言人。”

陈瑾走了进来：“你们说什么呢？这么热闹？”

同事接话：“我们在说刚才的一个案子，五十多岁的乳业大王要离婚，理由是无性婚姻。你说好笑不好笑？多么牵强的理由。”

陈瑾和苏亚互相看一眼。

下班，陈瑾过来找苏亚：“有时间吗？一起吃饭吧。”

苏亚一边脱制服一边说：“好啊，我正发愁怎么打发时间。”两人到了餐馆。苏

亚有气无力地靠在座椅上，神游一样翻菜单。陈瑾问：“你俩还没有多云转晴？”苏亚摇头：“涛声依旧。”陈瑾拂了拂头发：“你们得尽早解决问题，拖下去，两个人会互相厌倦，要是再出个导火索，很难说会怎么样。”

苏亚叹气：“我怎么不想解决呀？可是这是他的雷区，绝对不能说，一说就发火。现在我都快不认识他了。”

陈瑾说：“我年轻的时候，对这事根本就不重视，以为我们的感情固若金汤，就像万里长城，足以抵御一切外敌。等到第一次知道张阳找了别的女人，才知道我自以为是的夫妻深情，只不过是一层薄如蝉翼的窗户纸，一捅就破。”

“那……你准备就这么一直过下去？”

陈瑾手里转着筷子：“人的生活就是一种惯性，有的时候不离婚，不是因为双方情深似海，而是因为习惯了现有的生活模式，不想去打破，不敢去面对未知的风险。所以我才让你尽快解决。不然拖到我们这种境地，你会连改变的信心都没有。”

陈瑾喝一口茶，自嘲地说：“绿帽子这词一向都是赠予男人的。可我呢，就是九旗旗主——绿帽子王。”

“别那么消极。你比我强多了。好歹你还有个儿子，有豪宅，还有花不完的钱。”

“你以后就会明白，男人千万不能有很多钱，否则，就算他生性寡淡，那些不甘平庸的女人都不会给他流芳百世的机会。”

“你得想开一点。能拥有一部分也算好。”

“刚结婚的时候，有精神，没物质。等到有了钱，还没来得及享受胜利果实，晴天霹雳就一个接着一个轰响。我能拥有的，确实永远只是一部分。”

“真搞不懂张阳的喜好。亚洲人，哪里有那么巨无霸。”

“男人追求的就是刺激，视觉的，心理的。”

回家。婆婆好似被万能胶水黏在沙发上，每天到家看到的她，都是固定的位置加固定的姿势。苏亚叫了一声妈，就往卧室走。婆婆叫住她：“小亚，你这个月，例假来了没？”

苏亚回答：“刚来完。”

婆婆失望地“哦”了一声。

苏亚回屋，躺在床上。

曾经，苏亚还是豪情万丈的。她不相信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周冲会突然唱起虞兮虞兮奈若何，总以为那个顽皮的小家伙劳累过度，偷懒怠工，休息好了自然就会苏醒。两个人打闹的时候，间或会朝他身下抓一把，然后怪叫：“快点，别再打盹，要开工

了。”周冲对自己也是信心满满：“别着急，它有点营养不良，正在养精蓄锐。”

两人都对未来充满期待。

然而，希望是美好的，现实是残酷的。等到周冲认为自己厚积薄发，完全可以再次冲锋陷阵的那天，两人早早沐浴更衣，苏亚还喷了香奈儿5号，期待着一场及时雨的降临。两人缠绵着做了许久的前戏，苏亚浑身的毛孔像莲蓬头一样绽放开来，只待雨露的润泽。

苏亚闭着眼睛，只待战鼓擂响。周冲却没有了下文。苏亚睁开眼，发现周冲颓败地坐在床上，再一次偃旗息鼓。

苏亚在几分钟内体验了失重和超重的双重感觉，本来预备着魂飞魄散的魂和魄由于热身过度提前飞散开来，迟迟未归。周冲低垂着头，像个要被推往菜市口的犯罪分子。她趴在周冲背上，搂住他的脖子，心里很是凄凉。周冲的体温，没能烘热她的心。

这样的状况，慢慢延续为周会，月会，直至年终总结。周冲一次次披挂上阵，又一次次铩羽而归。开始，泄气的是周冲，他的自尊心被扔到臭水沟里，跟一群破袜子烂泥为伍。后来，泄气的是苏亚，一个男人对着自己总是上演撤退战，让她觉得自己魅力尽失。

两人仿佛在一夜之间心有灵犀地达成了某种默契，小心翼翼避开这个话题。苏亚穿上了包裹严实宛若阿拉伯妇女的棉质睡衣，那些性感撩人的则被她放在衣柜的最高处关了禁闭。苏亚甚至开始有点惧怕冗长孤寂的黑夜。

苏亚和周冲的交流越来越少，周冲加班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。除了在饭桌上当着公婆的面讲几句不咸不淡无关痛痒的话以外，回到房间，二人便各自为政：周冲对着电脑打游戏，苏亚看电视或是看书。周冲的耳朵仿佛多了一位铁将军把门，无论电视里的女人哭得有多凄厉，男人吼得有多呼啸，他都一副两耳不闻的样子，沉浸在游戏里。常常是鼠标的啪啪声伴着苏亚入梦，偶然惊醒，旁边的床上仍是空空如也。两人的睡姿也历经了三部曲：以前，周冲总是用胳膊紧紧环绕在她身前，相拥而眠；之后，两人挽着胳膊，中间隔着楚河汉界；到最近，他们已是背靠背，用后脑勺互道晚安。

终有一天，苏亚婉转地提示周冲：“我们……要不要去一下医院？”她没敢用“你”，用的是“我们”，就怕周冲听到这样的提议暴跳如雷。

周冲没有一蹦三尺，耷拉着脸，一脸不耐烦：“我又没病，为什么要去医院？要去你自己去。”拿起衣服就往外走。周冲妈在厨房喊：“小冲，你干什么去？饭马上就好了。”周冲头也不回。

婆婆站在厨房门口，疑惑地问她：“你们吵架了？”苏亚低头看着地面，说：“没有。”